

奉新費子筆書

唯

假

論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印行

序

自來文人學士，凡有撰述，必有其背景，文學一端，尤爲時代之反映，人生之表見，若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公蠶室，遂作史記，蓋其憂說之畏譏，牢騷滿腹，有不能不發其憂思，竭其智慮，一寄之於篇什文采者矣，若夫時際亂離，人心陷溺之會，往往百家朋興，學說並起，咸思以道援天下，如戰國之世，諸子競起者是已，淮南子所謂「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者，洵確論也。

費子子誠，好學深思，潛心孤往，性情真摯，卓犖不羈，視一世事，無可當意，以飽經世變之身，常多慷慨激烈之行，而滿懷憤世嫉邪，摘奸發伏之情緒，一發之於唯假論之作，是亦鏖斫末俗，諷刺時世之苦心，未可以等閒視之也，吾因之重有感焉，莊生有言「哀莫大於心死」，又曰，「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

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今日我國之社會，詐僞相尚，是非莫分，黑白吳辨，而狡黠貪鄙之徒，每挾一端以盜名取寵，相率共趨於放，僻邪侈之途，濁世滔滔，何所不用其竊，又何在非唯假，殆莊生所謂心死者耶，此志士仁人，所爲扼腕搯心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也，子誠之意，其在是歟，其在是歟。

當今中原板蕩，強敵壓境，河山破碎，風景不殊，傷時念亂之餘，益懷與亡有責之義。間常以爲今日之彌天浩劫，何莫非人欲橫流，世風頹靡所致「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喜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居於官」，此文文山對於宋末之景象，概乎而言之也，以言今日，何以異此，曾文正公有言曰，「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人心之所嚮而已」，社會學者以羣衆行爲，發端於一人以上的心理互感，所謂生理互感性

情互感，理性互感者是也，而千變萬化之社會作用，社會組織，亦莫不基於互感以發生，是則學說之中於人心，及於社會，以引起互感共鳴者，其影響必更深且鉅也，子誠以悲憫之懷，著爲偏激之論，殆亦欲正人心，端士習，轉移舉世風氣，掃除社會病態，使沉迷於模稜軟弱，鑽營苟且，耀義賣身，一切欺詐虛僞，寡廉鮮恥者，知所警惕而悔悟也，其有關於世教人心俗尚，又豈淺鮮哉，因廣其意而序之。

謹然模序于奉城小西園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燈下

小詩四首聊作自序

激昂慷慨昔情性，當年曾作不平鳴，
從今纔識人間世，著論聊將唯假
名。

社羣維繫豈真誠，創說寧嫌俗士驚，
萬語千言來有自，老莊相見亦移
情。

宇宙茫茫寄此身，自然景象亦如人，
蟲魚花鳥翻顏色，也爲求生失却
真。

浪跡羅山半月餘，風塵作吏總心違，
他年若遂優遊願，更擬操觚續此
書。

贅言

(一) 本書第二章，言假限于人爲，故人能爲萬物之靈，而第八章又言動植物能唯假，驟觀以嫌矛盾，其實人之唯假，均係人爲的，物之唯假，多係自然的，兩相比較，人之唯假功夫，動植物藐焉不及，故假限人爲一語，亦甚允當，尤須活看也。

(二) 本書理論，係一種創說，世間唯假現象，並非本書十二章云云，可以包括無遺，嗣後作者，擬將唯假材料，逐漸補充，俾成巨帙，讀者對於本書學說，有所質難或批評，作者極表歡迎。

(三) 本書作者永久通訊處，係江西奉新縣南門喻家巷一號，讀者質難或批評，可逕函該處。

(四) 本書匆促出版，魯魚亥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費子誠誌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于崇仁

唯假論目錄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以文字爲証
第三章	以堯舜爲証
第四章	以孔孟爲証
第五章	以一般古人爲証
第六章	以人情爲証
第七章	以道德爲証
第八章	以動植物爲証
第九章	以大自然爲証
長十章	以大學中庸爲証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以二事為証

結論

第一章 引言

唯假論
之解釋

唯，與惟，維二字通，專與獨之謂，唯假論者，乃綜合世間一切唯假現象，肆爲論說也，

人生世間，究何爲乎，自古迄今，學說紛紜，莫衷一是，

者，(OpTimism)有主厭世觀者，(pEssism)有主淑世觀者 (m&Biodism)

樂天觀者，僅見世界光明之一面，以世界全爲樂土天堂，厭世觀者，

僅見世界黑暗之一面，以世界全爲苦海地獄，淑世觀者，對世界一切，

既抱樂觀，亦抱悲觀，意在調和二者之偏，然綜釋三派立論，類均研究

人生價值問題，並非研究人生目的問題也，

人生目的何在

「人生目的何在」一語，究何謂哉，質言之，即對於人生，發生驚訝或

疑懼是也，昔蘇格拉底每赴公共場，逢人問人生意義何在，遇人訴訟，

即叩問所以訴訟之由，人告以爲公理，彼則進問公理奚自，釋加牟尼爲

太子時出遊，見農人赤體辛勤，炎日炙背，塵土盈身，喘呷汗流，心動情搖，不能自己，見老病及死者之生活無常，惻然生悲，頓堅出世之念。莊周見妻之死，亦曰，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此均對於人生發生驚訝及疑懼之表徵，今欲研究人生目的，必先進溯其本源，夫人物一體耳，人生世間，與物生宇宙，殆無二致，昔達爾文謂人類由猿猴進步變化而成，使人類有生之初，係由猿猴變化，則何以當日猿猴，不盡變人，至今尙留遺種，今日之猿猴，亦未聞有變化成人者，余謂茫茫宇宙，萬物載焉，萬物覆焉，天之生人，與生物同，吾人僅知萬物之滋生爲自然，而不知所以然，以稻草置於陰濕之地，數日後揭開，可生若干之小蟲，衣服一任汗垢浸漬，則蘊蓄所致，卽生白虱，新鮮之雞蛋，長期擱置夏日伏中，可生若干之小蛆，夫虫也，虱也，蛆也，又均可各自滋生繁殖，吾人第知其自然而生，自然繁殖，而不知其所以然生，所以

人物一體

然繁殖也，人生世上，亦滄海之一粟耳，食焉，遊焉，息焉，均與物同，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之名詞，係人自假定，以別於物，實則宇宙生人，與滋生萬物，毫無差別，宇宙自然生物，物可自然繁殖，宇宙自然生人，人亦可自然繁殖，吾人不知物所以生，所以繁殖，猶如不知人之所以生，所以繁殖一也，蓋人物一體，人可爲物，物可爲人，強爲之分，是人類自別於物也，

或曰，人類得天獨厚，人爲萬物之靈，奈何比擬不倫，自儕於物耶，人物固有別也，曰，人爲萬物之靈固矣，得天獨厚，則未也，人類之得卓立世間，自古迄今，能永居於萬物之上者，正賴其有萬物之靈也，天生萬物，人類得天獨薄，人生之初，寒無衣，飢無食，住無蔽，一任飢寒交迫，風雨飄濺，而無爲之備，方之禽獸植物，藐焉相反，造物得天地自然之培養無論矣，試觀禽獸，不衣而毛，不宇可穴，可巢，

人類得天獨薄

有初生即能行走覓食者，（如鷄鴨……）有長年不食而可延年者，（如鶴龜……）能人之所不能，（如飛行涉水）有人之所不有，（如爪牙刺角）使人如非萬物之靈，自出心裁，藝五谷，習桑織，營居室，製刀矛，以自養自衛，則飢寒無衣食，風雨無蔽宇，人物相爭相食之下，已受天然淘汰矣，今日尙何望有執筆伏案作「唯假論」者乎，然人爲萬物之靈，雖爲確論，但不能即此斷爲人物有別，考萬物中，除人外，以猴爲最聰靈，猪最蠢笨，猴與猪物也，同也，人不能因猴之聰，猪之蠢，而分猴猪爲兩個名詞，而必統稱之爲物，猶如人類有賢愚不肖，人不能分賢愚不肖爲兩個名詞統稱之爲人，然則人較萬物爲靈，是又豈可別人與物爲兩個名詞，而不統稱爲物哉，此人物有別之說之不可通也，

人物一體之義既明，斯可以言人生目的矣，考物之生，天賦唯一本能，係求食，自生至死，一切活動，亦無非求食，人初生呱呱墮地，一切

人物有
別之說
不可通

求食原
則人物
相同

唯其論
爲持躬
處世之
道

言語思想行動，均不知曉，其唯一本能，亦係求食，嘗見嬰孩，飢則啼，乳而止，人之一生，士也，農也，工也，商也，一切活動，亦無非求食，求食原則，人物相同，物生可謂毫無目的，是人生亦可謂毫無目的矣，強爲之詞，則不過爲求食免餓，以遂其生耳，

唯假論者，以極平實之常識經驗爲基礎，就世界一切現象之活動進步，加以研究，並說明其原理者也。

語云：「練達人情皆學問，洞明世故卽經綸」，人生世間，欲達到免餓遂生目的，勢不能離羣而居，遺世而立，故有練達人情，與洞明世故之必要，夫人不懂人情，而必須練達，不明世故，而必須洞明，而可以持躬處世，其非唯假如何乎，是唯假論者」，名爲持躬處世之道亦可也。

人均具有七情六慾，聲色貨利，……均爲人所愛，刑罰窮困，……均

爲人所惡，人自生至死，全部活動，爲圖滿足慾望，無不基因於爲己，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對於情慾，措應得宜，竟成聖人，如孟子所云，「昔者大壬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於橐於囊，思戡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庶人不知「積思慮，習僞故」，恣睢暴厲，逞情縱慾，故愚譽隨焉，刑罰加焉。

吾人欲爲聖人乎，欲爲庶人乎，如欲爲聖人，請熟讀「唯假論」。

第二章 以文字爲証

吾國文字，或謂始於伏羲畫八卦，或謂黃帝左史倉頡所作，雖年代悠遠，難於稽考，（古史辯證以前歷史，（不能認爲確實），然非一人一時

欲爲聖
人須熟
讀唯假
論

天下義理必歸文字
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制成，則可斷言，大抵原始之文字爲象形，其後因人事日趨複雜，除象形外，又加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五種，進步爲六書，文字而至六書，文字之用大備，故吳乘權云，「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沈思孚有言，「有事物之形態，而後有文字之形體，以是知文字形體學，與事物有密切之關係者也，吾國文字之構成，備具形聲義三要素，而聲以義，均附麗於形，人類當未有文字之始，即以言語交換意見，故聲爲形與義之先天，及既有文字以後，各以符號，區別品類，故形爲聲與義之實質，以是知文字形體學，與國民生活有密切之關係者也」，……夫國民生活云者，乃指人生世間，一切言語思想及動態之謂，故文字者，卽代表人生全部生活現象之符號也。

昔賢爲便利人生而造字，並多諭曉人生以處世之方，如「僞」字之義，

文字爲
代表人
生全部
生活現
象之符
號

(一)僞限人爲，人爲萬物之靈，得有進化，全賴能僞，(二)僞爲爲人辦法，不僞不能爲人(三)爲(去聲)人須僞，(四)人爲(去聲)須僞，又如「假」字之義，(一)段(古假字現不適用)人爲假，(二)無人卽不成假，故假限於人爲，(三)假限於人能爲，故人能萬物之靈，又如「真」字「慎」字之義，(一)直人爲真，(二)真人爲慎，慎者顛也，狂也，故人率真，卽係顛狂，又如「我」字之義，(一)左手右戈爲我，(二)無手無戈，卽非我，蓋言我者，乃能用自己之身手謀食也，手邊有戈者，以能執戈自衛也，或奪食也，(三)我生世界，其有爲我者，(在人卽爲)(去聲)人，乃僞也，又如「善」「惡」二字之義，(一)善徒口談，(二)惡係心起，(三)人生世界，莫不爲食，卽莫不爲私，(此理見後第六七章)，私之出發點爲惡，故惡係心起，而善則徒口談，僞也，又如「公」「私」二字之義，(一)公字从八从厶，八者背也，(見文字蒙求)，背者，負荷也，厶者，古私字，

，又飯器也，公云者，乃言爲公，須顧私的立場，爲自己飯器也，否則卽不成公也，(二)私字从禾，从厶，禾者，食也，此言人生莫不爲食，故食與飯器，均須據爲私物也，(三)夫爲公而顧私的立場乃成公，是公云者，乃僞也，又如「侏」字之義，(一)求人爲侏，侏者，恭順貌也，此言求人，必須具恭順之貌，否則不成其求人也，(二)不求人卽不成侏，是侏者，乃臨時矯作也，僞也。

此外吾國詩文之詞句，恒多以善用假的意義，而名貴，而垂傳，如李太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實則李在月下飲酒，仰頭望月而
有之，無論如何，決不致舉杯邀月同飲也，「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實則黃河之水，發源青海，奔流到海，蒸氣成雲成
雨，因風吹盪關係，未必不復來也，又王勃勝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
飛」，傳爲名句，實則落霞爲日光之反映，無翼何能飛哉，又書經「告爾

于朕志」，其意爲告朕志于爾也，韓愈文「衣食于奔走」，其意爲奔走，於衣食也，此二種文句，如繩以文法，則絕對不通，揆以事實，則絕不可能，（朕志何能告爾，衣食何能奔走，今故以假出之，反使耳目一新，又論語「鏗爾舍瑟而作」，「趨進翼如也」，「鏗」翼爲實字，「爾」如一爲虛字，兩句中，用此二虛字，則文有力有神有味，又之「而」二字，本爲虛字，善爲文者，用之可爲實字，並可使文句老鍊簡潔，如讀孟嘗君傳，「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使不用「之」而「二」字，則其文句，必爲「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孟嘗君，孟嘗君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矣。

上論一爲昔賢造字，示人以須唯假，一爲詩文家作品，善唯假而名貴而垂傳，此唯假論，故以文字爲證也。

文字與
唯假論

第三章

以堯舜為証

堯，聖人也，後世稱之，堯之為人，究何爲而邀人稱頌乎，蓋以有禪讓之一幕耳，考堯在位七十載，其政績除作歷法，禪帝位外，他無足述，故孟子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之言，康衢老人，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飯，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之歌，今僅就堯禪舜一事，加以研究，則堯之唯假可以立見，史載，癸卯，六十載，虞舜以孝聞，註舜母早喪，瞽瞍更娶妻，生象，象傲，瞽惑後妻，愛少子，嘗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日以篤謹，年二十，以孝聞，耕於歷山，人皆讓畔，漁於雷澤，人皆讓居，陶於河濱，器不苦窳，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於負夏，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癸丑七十載，舉舜登庸，注，帝在位七十載，以子朱鬻訟，不可授，乃詢四岳，求遜位，四岳羣臣咸舉舜，帝亦聞之，於

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內行彌謹，二女執婦道，九男皆益篤，帝以舜爲賢，乃命以位，夫舜之賢，堯在癸卯，已有所聞，至癸丑，攸攸時經十年，堯對舜認識，當更過之，乃猶佯詢四岳求遜位之人，使四岳咸相舉舜，揆堯之意，蓋以子朱不肖，不堪繼位，早蓄心禪位於舜，而又不欲居私相授受之名，特借四岳羣臣相舉以爲幌子耳，此堯之唯假一，夫婚姻爲子女終身大事，堯以二女妻舜，事甚草草，（孟子有萬章問舜不告而娶何也，之言），史稱爲以觀其內，謂爲爲堯試舜性質，人之恆情，莫不親其親，二女旣爲堯之所親，婚姻又爲兒女終身大事，烏肯輕於以之孤注一試者，旣稱嘗試，則九男足矣，一女足矣，焉用二女及百官牛羊倉廩爲哉，（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此堯之唯假二，由是言之，堯固愛舜賢能，愛舜異稟，（淮南子舜二瞳子），先妻以女，後禪以位

堯爲唯
假主義
者

舜亦唯
假主義
者

，乃其預定計劃，堯之禪舜，純以岳丈資格，舜之受位，亦係以女婿地位，如今之富翁，以遺產交女婿繼承，事出一轍，不過堯手段高明，盡極迂迴盤旋曲折之能事，使四岳羣臣，落彼圈套，天下後世，亦多為瞞騙，實則堯之禪舜，乃一幕唯假劇耳。

「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韓愈何爲而出此言乎，良以天下後世，均稱舜爲孝友過人，人云亦云耳，今試就舜孝友行爲研究之，則舜亦唯假主義者也，尙書大禹謨，舜初於歷山，往於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萋萋齊粟，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措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箝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沮悝，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夫父母焚廩揜井，乃置舜於死也，舜僥倖不死，縱不以直報怨，亦應本「事父母幾諫」之義，對父母諫諍，促之悔悟，斯爲允當，今舜不出此，反假惺惺作態，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負罪引惹，祇載兇瞽，夔夔齊栗，舜之能博孝名，自爲計則得矣，其如長父母之惡何，彰父母之惡何，夫象日以殺舜爲事，焚廩揜井後，躊躇滿志，以舜已死，洋洋往入舜宮，攘貨財，私二嫂，縱舜不知象之所來何事，然焚廩揜井，險死非命，實已躬歷，人心匪石，舜象雖有兄弟關係，憤怒甯不動乎其中，乃舜在床琴，對象不第不以兄長地位，一加責訓，竟行若無事者，猶曰「維茲臣庶，爾其於予治」，此豈近乎人情也哉，蘇洵云，「凡事之不盡乎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惹」，舜之善作喜憂，孟子已爲萬章之問，謂爲「君子可欺以其方」，矣，其後對象於有庠，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賦稅，亦無非以滑稽手段，對象加以軟禁耳，豈真封之哉，惜象受

唯孔子亦
義假者

封後，俯首帖耳，馴伏就範，否則鄭莊公故事，舜不難先演于前也。

第四章

以孔孟爲証

孔子，至聖先師也，其一言一行，無不為後世法，茲就孔氏言行，詳爲考究，則孔氏亦唯假主義者焉，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夫孔子嘗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使其對子游之「前言」，如出於戲，則粟子已失之不重不威矣，巍巍聖人，甯肯出此，揆孔氏之意，殆以失言爲子游責難，故託戲言，以爲掩飾耳，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訥澀也，言語艱難之謂，夫言語本不訥澀，而故欲訥澀，則其訥澀云者，純爲矯揉造作可知，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同一言語，而有「恂

恂「便便」之不同，則其態度之爲僞可想，論語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註，南子衛靈公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考史記「……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去，去即過蒲，月餘還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琤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合焉，子路不悅，……就此文中，可找出三反証，（一）孔子當時未仕衛，（二）無見南子之必要，（三）當時係南子召孔，非南子見孔，孔子「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一語，毫無根據，夫孺悲魯之士人，又嘗學于孔子者，論語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

孔子見
南子非
慕色即
失檢

孔子厚
彼薄此

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以師生關係，欲見孔子不得，淫行之南子，來召稍辭即往，則孔子當時之見南子，非慕色即為失檢可知，孔子「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一語，既無根據，則「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一語，更無理由，純為孔子之文過飾非明矣。尸子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論語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召以中牟畔，子之曰往也，如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夫陽貨，公山弗擾，佛肸，同為暴臣也，奈何孔子厚彼而薄此，對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則欲往，對陽貨則拒不相見，既不見矣，又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此種行為，豈合聖人「言忠信，行篤敬」之旨乎

唯

論

一七

，且泉名盜，空名也，非泉之本身是盜也，渴而飲之，究無損聖人毫末，乃孔子偏執不飲，一若「若將浼焉」者，則孔子「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之語，豈不自相矛盾哉，是孔子之不飲盜泉，與不見陽貨，純爲作僞明矣，論語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註，父子相隱，天埋人情之常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夫父本攘羊而子爲父隱，此極行爲，消極爲作僞，積極爲長惡，揆諸法律上之道德，凡竊盜罪，人均有告發權，藐焉相悖，孔子謂爲直在其中，實屬不合邏輯，意者，孔子純根據人情之常立論耶，論語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史記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

孔子何以自解

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夫孔子語季康子為政，主不用殺，及孔子為政，則躬自食言，孔子素主，「言必信，行必果」者，今對此將何以自解耶，論語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矣」，孟子：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關於「學不厭，教不倦」一語，孔子一人自道，有前後顛倒之不同，意者，當日孔子說話，或因時因人之關係，而使言不信歟，夫言不信者，即本書所謂唯假也。

孟子亦
唯假一
主義者

孟子，亞聖也，後世稱之，今將其言行，試一檢討，則孟子亦一唯假主義者，孟子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諛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

能造朝，明日，出弔于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壬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知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夫孟子本無疾也，而曰，「不幸而有疾」，而曰，「昔者病，今日愈」，本欲回家也，而「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此種言語行動，可謂作偽達於極點矣，孟子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一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于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

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觀孟子對「爲王留行者」之態度，孟子去齊，已具決心，但其「不過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三宿而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云云，則去齊又非孟子本意者，孟子既不願去齊，則理應與「爲王留行者」言合，乃孟子竟以「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對之，是亦未免過於矯作矣，孟子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對萬章問「然則舜僞喜者歟，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焉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就孟子之言推演之，孟子不啻曰，凡爲大人君子者，必須唯假，不過唯假，須合乎「惟義所在」及「罔以其道」原則而已，是唯假學說，亞聖已先我而倡之矣，

唯假學
說聖人
先倡

唯

一一一

第五章

以一般古人爲証

本書第二章，曾言昔賢造字，教人爲僞，不僞卽不能爲人，夫所謂不能爲人者，蓋指其人之一生，或憔悴窮困，或遭際舛逆，或辱身邀禍，或獲戾殺身，是也，堯舜，孔孟，以能作僞而成聖，本書第三四兩章已詳論之矣，今更將古人之能僞，與不能爲僞者之身世，下自庶人婦女，上至將相侯帝王，綜合言之，以資佐証焉，昔薛寶釵以唯假能與賈寶玉團圓，林黛玉以鍾情而致香消玉隕，宋江以唯假能爲盜魁，李逵以魯直僅稱猛將，劉備以唯假終成帝業，張飛性率真卒致亡身，孔明空城計之妙用，赫退司馬懿，王允美人計之機謀，殺死董卓師，凡熟讀稗官者，無不知之，他若柳下惠直道遭三黜，觸讐巧言說趙后，陳平作傀儡解漢高祖白登之圍，孟嘗因狗盜脫暴秦羈囚之難，項藉性猛勇，困死垓下，劉邦多詭譎，得王關中，子房恭禮老人，得成大業，韓信受辱少年，卒

唯假者
與不能
之此較

致勳名，勾踐臥薪嘗胆以亡吳，鄭伯肉袒牽羊以悅楚，韓信用木罌渡軍，悉平魏地，田單以火牛出陣，盡復齊城，漢高封雍齒，以消叛逆，遊雲夢，以擒韓信，和親匈奴，以靖邊疆，徒豪傑關中，以防事變，李廣用小兵詐退匈奴，直不疑償失金，得邀令譽，汲黯矯制發粟以示恩，馮煖託命焚券以市德，耿恭毒藥傳矢以驚匈奴，班超縱火夜襲以破鄯善，又如韓歆好直言，不得其死，孔融侮曹操，以致夷族，郭泰不爲危言激論，卒免禍害，夏馥剪鬚變形入山，得保身軀，王孫瑞歸功不侯，臨難得免，賀循佯狂玩世，首領得全，卞壺當官幹實，爲諸名士非議，師德唾面自乾，爲享富貴根源，王猛計走慕容垂，李愬智擒吳元，張九齡遇事必爭，致爲李林甫所短，賈模屢言禍福，反使賈后見疏，以及唐肅宗返還李氏之女，以息民間物議，黃裳矯用子儀之命，以制諸將驕橫，張佺巧飾愛女出拜，使將士感泣用命，肅宗遣盜夜竊首臂對李輔國不加

顯誅，柳渾剛直，致遭罷官之處分，陳過庭直言，以有黃州之遷責，唐宣宗不誅朝廷宦官，乃納絢密之謀，梁太祖故殺友恭叔琮，用塞天下之謗，宋太祖用甘言，使石守信等稱病乞罷典兵，明太祖假神語，使郭二子不萌害意，范仲淹上百官圖，仁宗指為越職言事，相逐，王安石頒行新法，呂誨詆為文言飾非，明太祖解甲安寢，智安降兵，燕王棣故肆瘋狂，終主社稷，凡茲所言，古人之能明哲保身，卓立功勳，身成大業者，無不基因於能僞，凡處境窮困，遭際舛逆，辱身邀禍，獲戾殺身，均係不能為僞者，是昔賢造字，教人為僞，良有以也。

第六章

以人情為証

語云，「人情薄於花」，花之為物，生逝倏忽，有嬌媚之態，夫人而知之，人情二字，究何謂哉，曰，人情者，人與我互相間之情義或情感耳，花以嬌媚悅人，毫無情義足言，人情比花，則人情純為虛僞可知，人

唯假與
不能唯
假者之
結果

試一探
討凡莫
非偽

一例情更薄於花，則人情之所以爲人情者，不言而喻矣。

世間人情，莫顯著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然試一探討，則凡莫非偽，茲申論之，昔丹朱之不肖，則堯禪位于舜，舜子之不肖，則舜禪位于禹，姜氏因寤驚而憎鄭莊，易牙求媚上而殺愛子，今有人焉，對子鍾愛逾恆，使其妻懷娠十月，忽舉一猫，則必驚駭震怒，鋤而棄之矣，是知父之愛子，乃愛其所可愛也，因其子之五官百骸，以及一切言語行動，足供其需要也，反之則父子同草芥，骨肉如行路矣，人之恆情，莫不愛其父母，曷爲而愛父母乎，以父母能食我衣我也，初非對有父母關係而生愛也，今有幼童，父母俱亡，爲人收養，則該童對彼收養者，亦必事之如父母矣，因不是，則不得父母衣食也，昔隋楊廣弑父自立，漢高祖願分父羹，隋楊，漢高，幼均受父母養育也，及至心窺神器，或馳騁疆場，則已脫離養育關係，不需乃親矣，嘗見世間逆子，幼需養育

父子

唯

論

二五

保護，則循循然依依膝下，長可自立謀生，則悻悻然不聽教訓，蟲魚鳥獸，不衣而毛，自可謀食，不需父母養育，既多不識父母，故更無對父母情愛可言，以彼律此，是知子之愛父，亦以需要與否爲原動力明矣。

兄弟
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詩曷爲有此二言乎，蓋言兄弟間之情愛，均爲虛偽也，兄弟間，互有需要，則「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否則「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矣，昔周公使

兩弟監殷，是需要其兩弟也，周公征殺兩弟，是不需要其兩弟也，古人父母死不字孤弟，鄰有上留田之歌，曹丕欲相害，逼弟成詩，植有燃豆箕之嘆，普明兄弟爭出產，涉訟公堂，繆彤兄弟，聽婦言見疎骨肉，斗粟尺布之歌，諷文帝之不容，「克投於鄢」之書，譏鄭伯之失教，凡茲所言，或封，或殺，或逼，或奪，無不基因於互相間利害衝突，有需要則兄弟等手足，無需要則骨肉如仇讎，豈有絲毫之情愛哉，至若溫公之友

夫
婦

愛事兒，蓋以家足湍飽，無利害衝突，夷齊之首陽讓國，原因不外圍於「烈士徇名」故套，是又當別論矣。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余謂夫婦之相眷相戀，亦不過互相需要利用耳，考男女之結合，不外容貌，金錢，性情，品學，四者，容貌金錢，爲一般男女結合之因素，以性情品學結合者，則不多觀，嘗見世間婚姻，有以容貌金錢戰勝性情品學者，未聞有以性情品學，戰勝容貌金錢者，故貌美潘安，不難娶妻，財富石崇，可多置妾，乃今古同然，以性情和諧，品學是尙者，則僅見於郤缺之相敬如賓，與孟光之齊眉舉案也，使夫婦互相間如無需要，則貧窮求去，有朱買臣之妻，強迫索書，有楊心堅之婦，殺妻求將，有吳起之忍心，蒸梨出妻，有曾子之薄情，至若齊御妻之激夫，原出於厭，陳平之所以盜嫂，嫂自憎夫，夫婦如全恩斷義絕，則其不相需要也明矣，苟有需要者，則卓文君慕才可作夜

奔，賈大夫悅妻，可以射雉，爲妻畫眉，張敞不恤曲盡諂媚，馬前潑水，朱妻靦顏尙欲重圓，由是以觀，夫婦之相眷相戀，所謂情愛者，均爲虛僞也。

朋友

語云，「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孔子云，無友不如己者」，人生世間，一人之身，不能爲百工之備，又不能離羣索居，故有交友之必要，友者，能互助者也，交友云者，以互相需要，而利用之謂，人之恆情，見利則趨，見害則避，因有利害關係，則不恤脅肩諂笑，屈膝奴顏，因有利害衝突，則不恤傾甲倒乙，逆丙拒丁，嘗因利害關係，可使骨肉成仇讎，嘗因利害衝突，可使仇讎變骨肉，欲圖個人之便利，可賣友以求榮，朝秦暮楚，欲避個人之害弊，可巧言而令色，蜷腸蝸心，於已有利，愚可爲美，於己無益，則美可爲惡，不以是非爲好惡，常以好惡爲是非，有求則匿怨而友其人，無求則不修而忌人修，羨人財富，則「富

事實昭然古今一例

事實昭然古今

在深山有遠親」，惡人貧賤，則「窮居陋巷無人問」矣，事實昭然，古今一例，故朋友云者，純爲互相需要利用而有也，無所謂友愛也，友愛卽虛僞也。

第七章

以道德爲証

道德爲
爲人辦
法

道德，究何謂哉，曰，聖人示範爲人辦法，亦卽用以維持社會人羣之工具耳，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荀子曰，「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道也」，中庸率性之謂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陸賈新語「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此爲對「道」之解釋，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易經「君子進德修業」，詩經「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此爲對「德」之解釋，「道」「德」二字，原互繫不分，爲一個名詞，其涵義甚廣，忠，孝，仁，愛，道德也，禮，義，廉，恥，道德也，友愛，篤實，亦道德也，……人生莫不爲食，亦莫不好色，告子曰，「食性也」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慕父母者，以需食也，慕少艾者，以好色也，夫爲食好色，卽係爲私，爲私卽發生獨佔或掠奪行爲，

嘗見嬰孩吃乳，必以其手抓揜其另一端，小鷄得食，衆鷄必盤旋追奪競爭，可見爲私，爲人物之天性，人廁身社會，自生以老至死，見利則互相爭先，見害則互相傾軋，登徒之流，逞情縱慾，或逾牆而摟，或鑽穴以窺，或淫于下，或蒸于上，使無道德以相制裁，則長滋深蓄，任性所之，必致怨仇互結，殺伐相尋，網常淪亡，社會紛亂，士農難爲士農，工商難爲工商，人性爲食色，而結果必餒餓而自相殘賊矣，故君臣不和

道德可使社會有組織有安甯

道德爲人與人互相問作之矯

，道德制之以「君禮臣忠」，父子不和，道德制之以「父慈子孝」，兄弟不和，道德制之以「兄友弟敬」，夫婦不和，道德制之「夫婦有別」，朋友不和，道德制之以「信誼道義」，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朋友，朋友，然後社會有組織，有安甯，組織安甯，則人類自可安居樂業求生也。

由是以言，足徵道德爲聖人用以維持社會人羣之工具，亦卽社會之產物，無社會，道德不能產生，亦不需要，如當街便溺，爲不道德也，口不道忠信之言，不道德也，白晝宣淫，不道德也，不勞而獲，不道德也，今有人焉，街衢闐然，則便溺不罪，無人對語，則巧言不欺，居室敦倫，則縱慾不淫，荒山伐木，則多取不傷，是道德者，乃本從無而生，人與人互相問之矯作也。

再者，本章文字，有「君臣」之稱，似嫌陳腐，不合時宜，實則「君臣」

唯

二字，立意甚廣，如王恩洋云。『人生不能孤立，故始於有家，家猶不能孤立，故有社會人羣，社會人羣之結合，必有政治，政治者，扞羣之患，平羣之爭，而進圖人羣之福利文明者也，政必有所事，事必有主之人，其主持政事者，主持一羣之事者也，主持一羣之事，爲一羣之長，羣之人必皆服從聽命焉，而後政可行，事可理也，此爲一羣之長而主持政事者，是名曰君，君不能一人周辦萬事，故必選擇智能，以爲之輔，輔弼之人，斯謂臣也，臣有責重事繁，更必資於輔弼之者，則臣之下，又有臣焉，臣復有臣，則臣復爲君，是以古者州牧之與僚佐，皆有君臣之義焉，然則君臣之名位，亦但隨主輔政事之責任不同，而異之名耳。』現自氏元建國「君臣」名義早廢，吾所謂「君臣者」，即指今之主席，以次至各層級官吏亦可，至若觸類旁通，父子擬姑媳，叔侄，兄弟擬姊妹妯娌，……本書爲略蕪詞，不盡欲言，是在讀者玩索得焉。

第八章

以動植物爲証

動物能
唯假之
益處

考世界動植物，亦有唯假現象，憶兒時玩鼠，鼠每假死，乘人不備）
攸然而遁，又嘗玩犬，犬亦如之，又嘗玩雀，雀復如之，……此物爲之
假也，（別于人爲一語），嘗見青蛙草居色青，泥居色土，避役顏色能隨
時變換，蝴蝶顏色，每與花葉不分，蚱蜢身青，與樹枝無異，鳥賊有墨
囊，以放墨汁，……此天生之唯假也，動物能唯假，則可死中逃生如
鼠犬雀），邀免禍害，（如青蛙，避役，蝴蝶，蚱蜢，鳥賊），如不能
唯假，則鮮有不爲人宰割烹茹者，（如猪，羊，魚，鴨），又如溫帶地之
植物，為防冬季水分不充，或多落葉，或生毛鱗，以防蒸發，為防冰雪
侵害，或生特殊分泌物，以資保護，熱帶地之植物，為防風雨之摧殘，
日光之曝射，恆自閉其花瓣葉，為防夜間蒸發，恆多就眠，……此物爲
之假也，刺，針，毛，茸，為植物機官之變態，或爲其附屬物，其有毛

植物能
假之處
益

茸粗硬，觸之生痛者，有刺針可注射毒液者，……此天生之唯假也，植物能唯假，可免自然戕害，如不能唯假，則萋萋青草，爲牛羊踐食，野木閒枝，鮮不爲人作爨爨矣，至若名花傾國，喻其價值，賞菊東籬，言其悅性，花卉能以嬌媚邀人賞鑑，得人培植，夫人盡知也。

第九章

以大自然為証

宇宙，為自然界，自然界各物，謂之自然物，人，自然界一物也，人生為生而生乎，其實可名為死也，何者，人無論賢，愚，不肖，肥，瘦，長，短均有一定壽命，故曰「修短有數」，人多活一日，壽命即減少一日，多活一年，壽命即減少一年，是人孜孜以求生，無甯謂之孜孜以圖死，「人生觀」，實亦「人死觀」，夫人為生而生，物亦為生而生，為生目的，人物相同，前已言之，（見本書第一章）今人生既為求死，是物生亦可謂為求死矣，（物之意義，包涵動，植，鑛，鑛雖為無生物，然亦有

生死之假

生命，如煤鑛由無而有，是其生，及至被掘焚燒，是其死，又宇宙物質不滅，爲物理化學之定律，生命生於原質，生命雖死，原質仍在，如水蒸發成氣，氣仍永存，夫原質既存，是死亦猶生矣，此生死之假也，浩浩無垠，物莫大於地球矣，然據天文家研究，地球不過爲太陽系行星之一，太陽大於地球一百餘倍，而太陽系外，復有不可勝數類似太陽系，或大於太陽系之星雲系，大至不可窮究，滄海一粟，可謂小矣，然化學家研究，物質構成因素，雖微至電子，而可分解，爲量子，而量子構成，亦復含有因素，分解復分解，有如寸木中裁，可分千萬年不絕者，是大可大至無外，小可小至無內矣，此大小之假也，夫光之速度，每秒十八萬哩，天文家以光年計算星球距離，其距離可謂遠矣，然據天文家研究近今地球所見之星光，有光達地球時，原星已毀滅若干萬年者，是其遠之遠，不可究極，相近咫尺，可謂近矣，然構成物質之量子，既仍

大小之假

唯假論

三五

上下之假
方向之假

久暫之假
方圓平直之假

有因素可分析，則其量子，自有其前後左右，自有其距離，量子而有距離，是其近之近，亦不可思議矣，此遠近之假也，鳶飛戾天，日月高懸，可謂上矣，然日月之上，有星球，星球之外，復有星球，上上可以無已，魚躍于淵，掘及黃泉，可謂下矣，然下之又下，可以下下無已，且地下球為圓形，東半西半對立，在上者可為下，在下者可為上，上上下下，下下上上，殊難分別，此上下之假也，上下既假，則南，北，東，西，左，右，前，後，均非真有矣，此方向之假也，楚冥靈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為椿，八千歲為秋，可謂久矣，然宇宙壽命，自古迄今，何只萬萬年，綿續不絕，朝菌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可謂暫矣，然時間無現在，僅有過去與未來，而動植之細胞組織，新陳代謝，瞬息萬變，亦與間無現在同，此久暫之假也，方圓，可謂方圓矣，然以顯微鏡窺之，則方者未必方，圓者未必圓，平直，可謂平

你我之
假

一切是
假

直矣，然以顯微鏡窺之，則平者未必平，直者未必直，你我，可謂實有其人矣，能時間僅有過去與未來，而無現在，你，我，藉以組織身體之細胞，新陳代謝，瞬息萬變，你我實非我也，你我也，有生命者也，自然萬物，亦有生命，你我既無，則自然萬物，何者爲有耶，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洵佛家當論也。

第十章

以大學中庸爲証

「大學」一書，何爲乎，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大學者，大人之學，大人，別於小人而言，即聖人之謂，大學者，乃學爲聖人之學也，考大學一書，其首要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夫人本非聖，一即大

人)必學而後成，則其聖之聖，爲僞可知，不格物而必須格物，不致知而必須致知，不誠意而必須誠意，不正心而必須正心，則所謂格，知，誠，正，者，盡爲矯作也明矣，爲聖之道曷為而然乎，曰，人羣社會，非僞不能維持，家國天下，非僞無以齊之，治之，平之也，是大學者，名爲唯假之學亦可也。

唯假之學

曷謂「中庸」乎，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孟子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箕子授武王以洪範九疇九皇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論語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又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中庸爲
行假之
方法

，過猶不及」，此均爲運用「中庸」二字之解釋，蓋君子言忠信，行篤敬，道也，亦禮也，道之不得其當，禮之不得其宜，則道非道，禮非禮矣，今有人焉，父攘羊而子爲證，則非道矣，以其不近人情，道之不得當也，今夫男女授受不親，禮也，使嫂溺不援，則非禮矣，以不近人情，禮之不得宜也，道德爲僞，前已言之，中庸一書，教人不偏不倚，乃行道方法，是中庸云者，實教行假之方法焉耳，故「大學」，「中庸」，一為假之學，一為假之用，「學以致用」，乃「大學」「中庸」之本旨也。

第十一章

以二事爲証

孫中山先生，國民黨總理，而中華民國國父也，滿清爲其推翻，民國賴其肇造，夷考其行，如不作僞，則在第一次革命，己以身殉，何能致力革命四十年乎，孫文學說第八章，「……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

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農會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尚，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衆，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鎗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之第一人，也，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三日，予尙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隨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橫濱，時予以返國無期，

孫之唯
假行爲

乃斷髮改裝，重遊檀島」，……夫總理當時革命，在香港假設乾亨行，在羊城假設農學會，敗後三日，蟄伏廣州不敢出面，問道脫險，斷髮改裝，均爲革命工作之唯假行爲，使不如是，則一，明設幹部機關於港粵，爲不可能，二，早已與陸皓東罹難矣，國父既亡，試問革命何由領導，滿清何由推翻，民國何由肇造耶，今者總理已逝，繼之者，爲我全民擁戴之最高領袖蔣總裁，憶，蔣與總理，于陳炯明叛變中共死生，為總理之信徒，其對總理手扎墨跡、曾謹裝成卷，朝夕諷誦，當如耳提面命，中一書有云，「介石兄鑒，函電皆悉，今先咨函，槍械運韶，決不瓜分各軍，乃用來練我衛隊之用，汝爲亦不能給以一枝，如有必要，只可將黃埔前時之槍給他，此八千一式之槍，一枝不可分散，到韶後，甚多地方可以貯藏，我在此，斷無人敢起心來搶也，至於運來時途上之保護，只在黃沙一段，要小心，其他一路，則甲車與數百人便足，可由學生

孫教蔣
唯假

任之，黃沙並小坪一帶，可用張民達之隊以保護之，其法着張假作出發詔關，集於車站，黃沙大部、小坪小部，布置妥當，槍彈卽上車，與學生同來便可」，……由是以觀，蔣今日之能深思遠識，謀慮周密，斷制果敢，總攬軍政黨務，領袖羣倫者，胥有自焉。

國聯，乃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 之縮稱，一九一九年美總統威遜遜，聯合歐戰各國創立於日內瓦，其宗旨，爲增進國際互助，保障國際和平，限制軍備，防止戰禍，保護弱小民族，扶助勞工，及限禁毒藥軍火之販賣……者，表面觀之，固一十足之剷強扶弱之組織也，顧吾國自九一八以來，對此組織之僞，已盡揭穿矣，當暴日佔我東北也，我申訴國聯，國聯對我，始之以調查團敷衍，終之以決議案塞責，從未聞以實力援助者，謂國聯無力乎，則會員諸國，多爲列強，聯合對日，有以石壓卵，一蹴之勞耳，乃者，暴日變本加厲，蘆溝事起，佔我平津

，陷我京滬，我又訴之國聯，國聯外表又主持正義矣，而內則各會員國，無不爲利是視，各行分化作用，縱橫捭闔，勾心鬥角，其對日本，或明借款項也，或暗濟軍火也，不一而足，而意之佔阿，德之吞奧，與夫公開承認僞滿，尤爲「爲虎作倀」毀盟棄約之甚者，國聯亦未聞有何裁制焉，然則國聯所標榜之宗旨，究何爲乎，曰，世界只有強權，無公理，所謂公理，均僞也，人，國一也，本書第二章（人爲（去聲）須僞），（爲去聲）人須僞），國與國間，亦復如此也，嗚呼，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國聯之假老虎不足恃，吾人自勉諸。

第十二章

結論

夷考社會進步，胥賴人類能唯假也，曷爲言之，人之初生，能不比禽獸，力不敵禽獸，使不運智謀，製刀鎗以驅之，則人與禽獸，雜然相處，隨時有被戕噬之虞矣，故孟子有言，「周公驅猛獸，而百姓甯」，夫人

唯假論

四四

唯假可
使社會
進步

個人之
進步即
社會之
進步

類能與力，本不如禽獸也，而運智謀，製刀鎗以驅，使禽獸永遠為之控制，為之捕殺宰烹，是蓋人類能唯假也，因唯假，使較低之能力，比禽獸超越進步也，又世間本無神道也，而聖人假神道以愚民，本無禮樂刑罰也，而聖人興禮樂，定刑罰以制民，本無道德仁義也，而聖人倡道德，講仁義以教民，使民安而物阜，家齊而國治，而社會以有組織進步，此蓋聖人之唯假也，能唯假而使社會進步也，至若蘇秦未遇時，父母不以為子，妻不為夫，嫂不為叔，迨秦發奮讀書，說趙王見用，衣錦還鄉，則父母妻嫂態度，頓為之變，此蓋人情冷暖之假，能使蘇秦受刺激而努力求進步也，使全國士，農，工，商，之人，均如蘇秦之家，又各如蘇秦，則各奮所學，鮮有不飛黃騰達者矣，社會為人羣之組合，個人之進步，即社會之進步，吾故曰，「社會進步，胥賴人類能唯假耳」。

唯假論刊誤表

原行

原

文刊

誤

應刪

應添

序第一頁第三行

說長讓

說長讓

說

讓

序第一頁第七行

應時而與者

應時而與者

與

與

序第二頁第十行

發端於一二人以上的心理互感

發端於二人以上的心理互感

一

一

贅言第一頁第二行

驟觀似嫌矛盾

驟觀以嫌矛盾

以予

似矛

目錄第十行

第十章

長十章

長

第

第四頁第五行

雖為確論

雖為確論

確

確

第七頁第七行

而聲與義

而聲以義

以

與

第八頁第三行

段人為假

段人為假

段

段

第十二頁第十行

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畎

畎

第十三頁第九行

措階

措階

措

措

第十三頁第九行

使浚井

使浚井

浚

浚

第十四頁第十行

鮮不為大姦慝

鮮不為小姦慝

慝

慝

第十五頁第八行

則孔子已失之不重不威矣

則粟子已失之不重不威矣

粟

孔

第十七頁第八行

佛胥以中牟畔

佛胥召以中牟畔

召

孔

第十八頁第三

豈不自相矛盾哉

豈不自相矛盾哉

予

矛

第十九頁小標

孟子亦一唯假主義者

孟子亦唯假一主義者

此

曰

第二十頁第二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一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此

曰

第二十二頁小標題

唯假者與不能唯假者之比較

唯假者與不能唯假者之比較

此

曰

第二十三頁第八行

卞壺當官幹實

卞壺當官幹實

壺

壺

第二十五頁第一行

人情更薄於花

一例情更薄於花

一例

壺

第二十八頁小標題

無小標題

事實昭然古今一例

一例

壺

第三十頁第七行

嘗見嬰孩吃乳

嘗見嬰孩吃乳

吃

吃

第三十一頁第二行

道德制之以夫婦有別

道德制之夫婦有別

以

以

第三十四頁小標題

植物能假之益處

植物能假之益處

益處

益處

第三十六頁第五行

且地球為圓形

且地球為圓形

下

下

第三十六頁第六行

下，下下上上

下，下下上上

下

下

第三十六頁第十一行

亦與時間無現在同

亦與時間無現在同

能

能

第三十七頁第二行

然時間僅有過去與未來

能時間僅有過去與未來

能

能

第三十七頁第十一行

然時間僅有過去與未來

能時間僅有過去與未來

能

能

第三十七頁第十一行

然時間僅有過去與未來

能時間僅有過去與未來

能

能

第三十七頁第十一行

然時間僅有過去與未來

能時間僅有過去與未來

能

能

(附)本書第三十頁第六行為字下即應接排嘗見嬰孩吃乳云云手民誤置空白無法補救合

(註)併註明。

然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初版 ▲實價二角▼

版權

所有

不許

翻印

著者 ● 費子誠

校訂者 ● 譔然模

● 陳香沂

發行者 ● 費子誠

代售處 ● 全國各大書局

10

558010